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一生

[法国] 基·德·莫泊桑 / 著 周国强 / 译



Une Vie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Une Vie

一 生



[法国]基·德·莫泊桑 著

周国强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 · 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生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 周国强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7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 黄祿善主编)
ISBN 978-7-5360-6982-4

I. ①一… II. ①莫…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252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执行策划: 罗磊戈
责任编辑: 郑秋清 王铮锴
特邀编辑: 卢净璇 李 易
技术编辑: 凌春梅 陈诗泳
统 筹: 黎 萍
装帧设计: 陈必琴 封面绘画: 丁 玲
插图绘画: 杨宏富 排版制作: 蔡 凯
策 划: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书 名	一生 Yishe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小龙村岐山路 88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7.25 2 插页 4 插图
字 数	137,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基·德·莫泊桑(1850—1893)是19世纪法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英年早逝,却为我们留下了约300个短篇、若干中篇和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游记散文、一部诗集和几个剧本,还有众多评论文章。他的作品构思巧妙、文笔简练,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脍炙人口,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他的《项链》《羊脂球》在我国已是妇孺皆知。

莫泊桑出生在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在旖丽秀美的山水田园中度过了他充满梦幻的童年时光。他的舅舅普阿多文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望的诗人兼小说家。莫泊桑的母亲也酷爱文学,是福楼拜的好朋友。自幼耳濡目染,莫泊桑对文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他11岁时,父母因感情不合而分居,沉抑的家庭气氛折磨着年幼的莫泊桑,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

莫泊桑在母亲的熏陶下,13岁便开始写诗。他自幼显示出来的文学才华颇得巴纳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赏识和关注。自1873

年起，他又得到母亲青梅竹马的好友、大作家福楼拜的悉心指导。福楼拜是莫泊桑的教父，他视莫泊桑若己出，带他参加各种与文学创作有关的聚谈会，把自己高超的创作技巧传授于他，并且逼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习作，然后加以严格的评改。其中虽有赞许，但更多的是善意而尖刻的批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全盘否定，促使莫泊桑“只能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那种难以克服的灰心丧气作斗争”。（见莫泊桑《论小说》）

1880年，莫泊桑终于以他的《羊脂球》一举成名。当他捧着载有《羊脂球》的小说集《梅塘夜谈》激动不已的时候，如慈父般教诲他的恩师福楼拜也流下了欣慰的眼泪。莫泊桑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在总结他的创作经历时，他感慨万分地说：“有两个人，用他们简单明白的教导，给了我这种不断尝试的力量，这两个人就是路易·布耶和居斯塔夫·福楼拜。”（见莫泊桑《论小说》）自此以后，莫泊桑的创作欲望日益强烈，其作品也如泉水喷涌，汨汨不断。仅仅在1880至1890这十年间，他就创作了如上所述的那么多作品，为他在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莫泊桑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始终用一种冷峻的目光去透视残酷的社会现实，而弥漫在现实中的庸俗虚伪、卑鄙龌龊的气息又使他感到悲哀和窒息。随着他对社会生活的了解的深入，在他自幼形成的忧郁的性格上，又蒙上了悲观主义的阴影。他逐渐厌倦生活，漠视一切，厌世情绪笼罩着他的心灵，侵蚀着他的健康。1888年，他的弟弟突发精神病，次年死于精神病院，这给本已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莫泊桑以沉重的打击，几乎使他的创作灵感濒临枯竭。1892年初他企图割喉管自杀未遂，被作为精神病人送去求医，次年逝世，终年43岁。

莫泊桑英年早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像一颗流星进入文坛，匆匆登上文坛的天穹，又匆匆离去。然而，他生命的轨迹留下的耀眼的光芒，却令世人惊叹：他是在身体受到恶疾的折磨，灵魂受着痛苦的煎熬，在凡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创造出了文学史上的辉煌，给人类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

莫泊桑师承福楼拜，他无愧于自己的导师。福楼拜无疑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巨擘，作为弟子，莫泊桑不仅遵循恩师的教导，还独具匠心，另辟蹊径，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他以凡人小事为题材，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形式，用他那犹如“一泓清水”的语言风格使读者为之倾倒，征服了世人。他那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为他赢得了“短篇小说之王”的桂冠，与契诃夫、欧·亨利并称世界短篇小说三巨子。

《一生》是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883年，也就是他的处女作《羊脂球》发表后三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至少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首先，作者始终没有脱离他最熟悉的环境：诺曼底农村、鲁昂、巴黎……是的，小说第五章写到了科西嘉。然而，第五章恰恰就像是一篇纪实文章，一篇游记，雅娜和朱连去科西嘉新婚旅行的路线和经历，与莫泊桑在1880年去科西嘉旅行的情景基本上是一致的，莫泊桑从科西嘉返回巴黎的日子是10月15日，雅娜和朱连从科西嘉返回马赛的日子也是10月15日。显然，作者一点都不敢掺入自己的想象。

作者如实地描写了当时的贵族阶级，像库特里埃、勃利兹维尔、福尔维尔，以及朱连、男爵，正是经大革命冲击后法国社会贵族阶级的各种典型。作者对各种贵族典型的刻画，从外貌到内心，无不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他们是大革命风暴后的封建残余，其中有顽固维持封建权势，自封为诺曼底贵族之首、诺曼底之王，继续作威作福的库特里埃；有不问世事、沉湎于渔猎，尚属正直的福尔维尔；还有把贵族的初夜权变成偷偷摸摸的诱奸逼奸的小贵族德·拉马尔，以及离开了仆人一无生活能力的雅娜。雅娜最后的那段生活不禁让人联想到狄德罗的《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雅娜的父亲德·沃男爵可以说是一位受启蒙思想影响较深的开明绅士，他的原型正是作者的外祖父，作者也正是出身在这样的小贵族家庭里。然而像这种确实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的贵族，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最后还有想学资产阶级投资办公司赚大钱、做

投机生意不走正道而落得身败名裂的保尔。作者把这个典型时代的种种典型或大刀阔斧，或精雕细琢，塑成一尊尊雕像，一一陈列在我们面前。他并不像巴尔扎克那样自己站出来洋洋洒洒评说一番，而是让我们自己去做出判断。

小说还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的宗教界，毕柯神父和托尔比亚克神父可以说是这个历史时期神职人员的两种典型。老神父经历过大革命的风暴，变得十分圆滑，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宗教“十戒”解释成通奸是上帝允许的，当雅娜含泪分辩说她并没有这个意思时，他一个哈哈便掩饰过去了。他还善于为未婚先孕的女孩找丈夫。而新神父却是另一个极端，他怀着变态心理，仇恨一切爱情，仇恨生命，仇恨自然天性，他看到男女恋爱就生气，非要驱散而后快，他残酷地杀死正在生产的母狗，一下子毁了六条生命，从而与信奉泛神论的男爵结下冤仇，誓不两立。男爵去世后，他利用手中的职权不准尸体进入教堂，葬入公墓。实际上，他和企图复辟的旧贵族势力串通一气，做梦都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而当地的农民，他们有善良可爱的一面，又有无知愚昧的一面。他们反对凶残的不通人性的神父，不再去听弥撒，可又责备雅娜不送保尔去初领圣体。他们的行为往往听命于金钱多寡，利益厚薄。勒柯克答应娶萝莎丽是为了得到一座庄园的陪嫁。当雅娜受债务所迫，不得不卖掉杨树堡庄园的时候，他们对她就不像从前那么尊敬了。

这便是时代和处境，一个像雅娜那么纯洁无知的少女，一经步入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时空，她那些美丽的幻想能不因不切实际而一一破灭吗？《一生》所描述的正是这些幻想一个个破灭的过程。其实，雅娜并不抱有太多的希望，太多的憧憬，只是这些正常的希望和憧憬都不为现实所允许罢了。这是年轻的梦和残酷的现实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

在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中，《一生》恐怕是他最乐观的一部了，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还怀着一丝希望。这一点希望便具体化在萝莎丽的身上。要不是这位善良忠实的女仆，雅娜会落得死

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她像雅娜的保护神，在雅娜最艰难的时候救了她。当时的作者还觉得人性善良的一面还没有完全泯灭，还有人不会忘恩负义，还有人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是不是作者对时代和社会还抱有的一点希望？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884年，也就是《一生》发表后一年，莫泊桑就病倒了，随着他的阅历的加深，对现实生活进一步深入的观察，这一点希望也磨灭了。这就是1885年发表的《漂亮朋友》和1883年发表的《一生》在思想意义上的最大区别。作者本人最后的自杀和这种希望的破灭恐怕也不无关系。在《水上》一书，作者写道：“为什么会感到生存的痛苦？这是因为拥有第二视觉，这种第二视觉既是作家的力量，又是作家的全部不幸。我写作，那是因为我理解，我因所有的存在而痛苦，因为对这一切我太了解了。”正因为有强烈的希望，才会有悲恸的绝望，客观、冷漠掩盖着作者的情感，像表面上偶尔只能看到缕缕热气，甚至覆盖着厚厚的冰雪的火山。

19世纪70年代末，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流派方兴未艾。一群自然主义作家聚集在左拉的梅塘别墅探讨文学问题。1880年，他们出版了载有《羊脂球》的《梅塘夜谈》。接着，左拉发表《实验小说》《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家》。莫泊桑也受到这种新观点的影响，他的《一生》明显地带有自然主义色彩。作品中有那么多照相式的自然主义描写。特别是写到雅娜的性觉醒，一次次性冲动和分娩，萝莎丽生孩子，母狗生小狗，都是典型的自然主义的笔调。

我们甚至还能找到其他流派对他的影响。可见，莫泊桑是一个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现实主义作家。

武汉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周国强

2014年6月

第一章

雅娜收拾完衣箱物品，朝窗口走去，可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暴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夜晚，雨滴打在玻璃窗上，打在屋顶上，噼啪直响。低垂的天空雨云沉沉，雨水决了堤似的往地上倾泻，泥土化成了稀粥，化成了糖浆，稠糊糊，粘乎乎。一阵阵风刮过，夹着沉闷的热气。沟里的水哗哗地满溢出来，淹没了人迹罕至的街道，两侧的房屋海绵似的吸着潮气，吸进屋内，使墙壁从地窖到屋顶楼全都湿漉漉地滴着水。

雅娜昨天才出修道院。终于自由了，这是她梦想已久的啊，她真怕父亲还要犹豫，因为老天不放晴，不想动身。从早上起，她往外望了已不下百次了。

接着，她发现自己忘了把挂历放进旅行袋，她从墙上取下小月历卡，卡纸中间烫着“1819”四个金色的数字。她用铅笔画掉前面四行，画掉日期下的每一个圣徒名字，一直画到五月二日，她出修道院的日子。

门外有人叫了一声：“小雅娜！”

雅娜答应道：“进来吧，爸爸。”话音刚落，她父亲进来了。

西蒙·雅克·勒佩蒂·德·沃男爵是十八世纪式的贵族，性情古怪，为人却挺善良。他是卢梭的狂热信徒，酷爱大自然、田野、树林和动物。

他是贵胄出身，本能地憎恶九三年^①；可由于哲学家的气质和自由主义的教育，他又憎恶暴君专政，也就是口头上说

① 九三年指 1793 年，雅各宾党执政，路易十六夫妇被送上断头台。

说,不能触及灵魂的憎恶吧。

善良既给予他强大的活力,又是他的主要弱点,不管用于抚慰、赠予或拥抱,这种善良的力度总显得不足,它是造物的仁慈,普及万物,并没有什么韧劲儿,仿佛意志里有一根神经麻痹了,毅力上出现了空缺,倒差不多成了罪过。

这位理论家希望他女儿为人善良、正直、温柔,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因此为她筹划了一整套教育计划。

女儿在家一直待到十二岁,然后,不管当母亲的泪水涟涟,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

他要求她过严格的修道院生活,禁闭在大墙里,既不为人世所知,也不知人世炎凉。他希望到她十七岁的时候人家还她个清白纯贞的女儿,好由他亲自把她送进富有诗意的理性生活;尔后,在肥沃的土地上,借田园情趣开启她的心灵,用兽类朴素的爱和单纯的柔情结束她对生命的客观规律的无知。

现在她走出修道院,容光焕发,精力充沛,渴望着幸福,准备遍尝欢乐的滋味,接受种种让人陶醉的偶然,这是她的心在悠悠的白昼、漫漫的长夜、孤独的企盼中早已遍历了的。

她长得像韦罗内塞^①笔下的画中人,那闪闪发光的金发和相映之下仿佛更加芳菲照眼的肌肤,贵胄后裔的肌肤,带着极淡的粉色,上面蒙着细细的茸毛,仿佛浅色的丝绒,也只有在阳光拂过的时候才似有所见。她那双眼睛是蓝色的,像荷兰瓷人的眼睛那么深的蓝色。

她的右鼻翼上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右侧下巴上还有一颗,上面长几根卷曲的汗毛,同她的肤色差不多,所以几乎看不出来。她个子挺高,胸部发育成熟,身材已呈现出起伏的曲线。她话音清脆,有时仿佛嗓子很尖,但爽朗的笑会向周围撒下一片欢乐。

① 保罗·韦罗内塞(1528—1588),十六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著名的色彩大师。作品多以巨幅人物群像表现圣经、寓言和历史故事。其色彩运用直接影响到十九世纪法国的德拉克洛瓦和塞尚。

她常常习惯性地举起双手抚着两侧的头发，仿佛要整一整云鬓。

她急步跑向父亲，拥抱着他，吻了吻，说道：“怎么样，咱们这就出发？”

他笑了笑，晃动着他留得相当长的已然苍白的头发，伸手指着窗外说：

“这种天气你让我们怎么出去旅行啊？”

可她撒娇，柔声求道：“不嘛！爸爸，咱们走吧，我求你了。今天下午天就晴了。”

“你母亲也决不会同意走的。”

“会同意的，我担保，这事儿就包给我啦。”

“你要是能让你母亲下这个决心，我就不反对。”

听他这么说，雅娜飞跑着扑进男爵夫人的卧房。她早就在等待这出发的日子，心里越来越急。

自从她进了圣心修道院之后，她不曾离开过鲁昂，她父亲给她规定了这个年龄，在这个年龄之前不许她参加任何娱乐活动。她只被带去巴黎住了半个月，而巴黎仍然是座城市，她却向往着乡间。

她现在要到杨树堡去过夏天，这是他们祖传的产业，城堡就矗立在伊埠边的悬崖上；所以，她相信自己定能从这海边的自由生活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再者，那个庄园说好了是给她，她结婚后将长期住在那里。

然而，这雨从昨晚上起下个不停，成了她步入人生的第一件大憾事。

才三分钟，她就从母亲房里跑了出来，一边满屋子嚷嚷：“爸爸，爸爸，妈妈没意见。快让人套车吧。”

滂沱大雨，不见有减弱的趋势，当四轮马车来到门口的时候，倒似乎在变本加厉。

雅娜已准备上车，男爵夫人由她丈夫和贴身女仆一边一个搀扶着，下楼来了。这个女仆是诺曼底科州一带的姑娘，长得强壮、健美，像小伙子，看上去二十出头，其实还不到十八岁。男爵夫人有点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因为她和雅娜是同

乳姐妹。她叫萝莎丽。

况且，她主要的任务便是搀扶她的女主人走路；这几年来，自从得了心脏肥大后，夫人变得臃肿不堪，不住地怨天尤人。

男爵夫人很厉害地喘息着来到这幢旧邸宅的后阶上，望了望满地淌水的院子，嗫嚅道：“真是没了头脑。”

始终笑容可掬的男爵在一边应声道：“这可是您愿意的，阿黛拉伊德夫人。”

由于这个名字听上去挺气派，叫她的时候，男爵总要在后面拖上“夫人”二字，似是表示尊敬，却也不乏嘲弄的意思。

她接着往前走，艰难地爬上马车，车厢下的弹簧都被她压扁了。男爵坐在她身边，雅娜和萝莎丽便坐在与行车方向相反的板凳上。

厨娘鲁蒂芬抱来几件大衣，分给大家盖在膝头上，然后提来几只篮子，塞进各人的脚下，再爬上车，坐在西蒙老头的身边。她用一床大毯子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门闺夫妇上前告别，并关上车门。东家对装在随后那辆大车上的箱包行囊最后又叮咛了一番，然后启程。

车夫西蒙在雨里低着头，拱着背，缩在他三层大翻领的外套里。狂风呜咽着扑打在车窗上，雨水淹没了马道。

马车由两匹马拉着沿河堤往下直冲，河上一长列大帆船，它们的桅杆、横桁和缆绳悲戚地矗立在雨淋淋的空间，仿佛被剥光了皮的树木。接着，马车便驶上了李布岱山长长的林荫道。

车子很快穿过一片片牧场，牧场上不时看到被淹没的柳树，垂落的树枝像被弃置不顾的尸体耷拉在那里，透过雾蒙蒙的烟雨呈现出它们浓重的线条。马蹄铁噶噶噶直响，四个轮子溅起大团大团的泥浆。

车厢里的人全都默不作声，他们的脑子如同这片土地一样也被打湿了，开动不起来。亲阿姆仰起脑袋往后靠着，阖上了双眼，男爵木然凝望着田野上单调的雨景，萝莎丽腿上搁着个包袱，作着平民百姓谋生的遐想。只有雅娜，在这片温煦的雨丝中，感到自己像一棵小草，刚被人从紧闭的室内移到户

外，重又获得了生命，她陶陶然在欢乐之中，仿佛顶着茂密的枝叶，为她挡住了愁绪的侵袭。她虽然也没有说话，心里却想唱歌，想伸出手去接些雨水来喝一口。马儿拉着她飞跑，望着一片惨遭蹂躏的景色，车外是昏天黑地的大雨而她却安然无恙，这种种全都使她感到是一种享乐。

两匹马儿的臀部被雨水冲洗得熠熠闪光，冒着热气。

男爵夫人渐渐进入梦乡。六股卷曲的发绺轻轻晃动着，匀称地抚着她的脸庞，她的脑袋渐渐耷拉下来，由脖子上三道波浪形的肉折软软地托起，这三道长波大浪最后便消失在她汪洋大海似的胸脯上。每吸一口气她的头便微微抬起，然后又落下，脸颊鼓鼓的，同时从稍稍张开的唇间发出一阵响亮的鼾声。男爵朝她侧过身去，把一只皮制的小钱包轻轻地放在她交叉搭在便便大腹上的手里。

这一碰把她给碰醒了。她睡眼惺松地望了望钱包，带着没有完全醒来的神情久久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钱包掉在地上，口子打开了。金币和钞票在车厢里撒得到处都是，她才完全清醒。她女儿被逗得爆发出一阵大笑。

男爵把这些钱捡了起来，放在她膝头上，一面说道：“喏，亲爱的朋友，我的艾勒托庄园所剩的都在这里了。我把它卖了，好有钱修葺杨树堡，往后我们在那里住的时间会多一些。”

她数了数，一共六千四百法郎，然后平静地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

她们祖上留下的三十一个庄园就这样被卖掉了第九个。不过他们每年的地产收益还能有二万利弗尔^①，而管理得好的话，每年收入三万利弗尔也不是难事。

他们的生活简单朴素，这笔年收入本该够他们用的了，要不是家里有个总敞开着的无底洞——善良的话。善良汲干他们手里的钱，就像太阳汲干池塘里的水分。金钱在流走，消

① 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相当于1古斤（380克到550克不等）银的价格。

失，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呢？谁都莫名其妙。总听到这夫妻俩有一个在说：“我今天花了一百法郎，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花的，又没买什么大东西。”

再说，这般的乐善好施还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在这一点上，他们俩默契到十分微妙和动人的程度。

雅娜问道：“我的那个城堡，现在这时候是不是很美？”

男爵快活地答道：“你待会儿就看到了，丫头。”

然而，暴雨的威力在渐渐缩减，接着便只剩下一片薄雾，空中飘浮着极细极细的雨尘。压在头顶的黑云仿佛在上升，变白；突然，一道阳光穿过看不见的云洞，斜照在牧场上。

接着，云层裂开，露出碧莹的穹顶，而且裂隙像被撕开的白帆越来越大，纯净深邃的穹宇终于舒展在头顶上。

一股清新温馨的和风吹过，仿佛大地轻松愉快的叹息。当马车沿着一个个园子或者一片片树林驶去的时候，偶尔还能听到晒羽毛的鸟儿啁啾的鸣叫声。

夜幕渐渐降落。车里的人除了雅娜，全都睡着了。马车在客栈停过两次，好让马儿歇口气，让它们吃点燕麦，饮点水。

太阳已经下山，远处敲响阵阵钟声，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点起了车灯。夜空中也点亮了繁星。随处可见被照亮的农舍，用豆大的灯光穿透黑暗。突然，在一道山坡后面，枞树林枝桠的掩映下，跳起一轮通红的、很大很大的月亮，仿佛还带着睡意，显得懒洋洋的。

天气是那么暖和，车窗一直都开着。雅娜美梦做累了，幸福的憧憬也满足了，现在也宁息下来。有时一种姿势待久了身子麻木，她便又睁开眼睛；这时她看到一座庄园，庄园里的树木一掠而过，卧在田里的几头母牛，朝她昂起脑袋。接着，她试着换一种姿势，想将刚刚开始梦幻接着做下去；然而，车轮的隆隆声持续不断，充斥着她的耳廓，使她的大脑感到疲乏，她重又阖上眼睛，她的精神和肉体一样都累极了。

这时，马车却停了下来。几个男人女子手提灯笼站在车门前，他们到了。雅娜突然清醒，迅速跳下马车。一名佃户掌

灯照着，父亲和萝莎丽几乎是抬着把男爵夫人架下车来。夫人彻底累散了架，难受得直哼哼，还在用极其细弱的声音一再说：“啊！我的上帝！可怜的孩子啊！”她什么都不想喝，什么都不想吃就上了床，当即就睡着了。

雅娜和父亲相对坐着用晚餐。

他们互相凝望着，微笑着，把手伸出去握住对方搁在桌子上的手；饭后，两个人都沉浸在稚气的喜悦中，开始巡察装修过的邸宅。

这是一所诺曼底式的住宅，又高又大，既像庄园，又像城堡，框架用变成灰色的白石砌成，宽敞得足以安顿全族老小。

门厅很大，贯穿这所住宅，把底楼隔成两个部分，厅的两头都开着很大的大门。在进门的地方，两道对称的楼梯仿佛从门上跨越，留出中央空间，然后上升到二楼像桥梁那样合拢。

底楼从右侧进去后是一个特大的客厅，张挂着带有叶饰的壁毯，上面绣着花，跑着鸟。家具上也蒙着毯子，毯子上全都细细地绣着拉·封丹的寓言故事。雅娜见到她童年时最喜欢的一把椅子，兴奋得浑身发颤，椅子上绣的是《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客厅旁边是藏书室，里面堆满了古籍图书，还有两个空着不用的房间；左侧是新换了细木护壁板的餐厅、浆洗室、配膳室、厨房和一个带有浴室的小套间。

一条长廊横贯整个二楼，十个房间十扇门全开在这条过道上。右首顶头便是雅娜的套间。他们走了进去。这套房间男爵最近刚让人装修一新，用的全都是丢在阁楼里一直没用的壁毯和家具。

壁毯全都是弗朗德勒的产品，很古老了，挂上后使房里到处是稀奇古怪的人物。

然而雅娜一看到她的床，便高兴得叫出声来。四个床角上有四只橡木大鸟，上了蜡的鸟身乌黑锃亮，它们抓起这张床，像四位守护天使。床架两头雕有两个花与果编成的大花环，四根支柱上镂刻着精细的棱纹，顶着考林辛式柱头，顶起檐板，檐板上刻着玫瑰和身缠长青藤的小爱神。

这张床搭得又高又大，由于年代久远，木质部分全都已经

发黑,但它还是十分雅致。

床罩和天篷金光闪闪,像双重天宇。它们都是用绸缎做的,湛蓝的古绸上星星点点缀满了金线丝绣的大朵百合花。

雅娜欣赏够了这张床后,擎起蜡烛细细察看那些壁毯,想看清楚壁毯上绣的是什么事。

一对穿着绿、红、黄三色奇装异服的贵族青年男女,在蓝色的树下说话,树上结着行将成熟的白色果实。一只很胖的白兔子啃着灰色的草。

恰在这两个人物的头顶,用传统手法表示的远处,有五幢尖顶小圆屋,再上面,差不多也就是在天空上了,有个大红色的风磨。

整幅画面散布着由各种花卉组成的大花枝图案。

另两幅跟第一幅很像,只是多了四个小人儿,他们从农舍里出来,穿着弗朗德勒人的服饰,朝天伸出双臂,做出惊讶和义愤填膺的样子。

然而,最后那幅壁毯上表现的却是个悲剧场面。兔子还在吃草,它边上躺着青年男子,仿佛已经死去,少女望着他,把一把剑刺进自己的胸膛,树上的果子变成了黑色。

雅娜因为猜不透其中含义正准备弃之而去,突然发现画角上有个极小极小的小动物,兔子要是活的,还会把它当一棵草吃了。然而那却是一头狮子。

这时她才恍然大悟,那上面画的是皮拉姆斯和西斯贝的悲剧故事^①。这些画虽说笔法简单得让她觉得好笑,可她还是很喜欢。这种奇异的氛围,不仅有助于她无所顾忌地倾吐自己的内心,而且到晚上,还会笼罩着她的睡梦。

① 这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讲述的一个巴比伦传说。皮拉姆斯和西斯贝相爱,遭到父母反对,决定逃走并约定在一棵桑树下会合。西斯贝先到,但听到母狮吼声后逃跑了,匆忙中丢掉了面纱。面纱被母狮撕碎,狮爪上又正好沾有牛血。皮拉姆斯看到带血的破面纱,认定西斯贝已被母狮吞吃,便举剑自刎。当西斯贝回到这里时,皮拉姆斯已奄奄一息,于是她也自杀身亡,鲜血喷上桑树。据说从此以后,白色的桑葚便成了紫黑色。

房里汇聚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家具，像这样的家具，每一代都要留下一两件，使这种古老的宅居变得像个万物杂陈的博物馆。一口路易十四朝的五斗橱，镶嵌着亮晶晶的铜片，制作极其精美，旁边搁上两把路易十五朝的扶手椅，上面还罩着它们原配的团花绸套，壁炉对面是一张桃花心木的写字台，壁炉架上大大咧咧搁一个帝政时代的座钟，罩在圆玻璃罩里。

钟体被做成个青铜的蜂窝，由四根大理石柱撑起，悬空在一个花坛上，花坛里开放着金色的花儿。细细的钟摆从蜂窝下一道狭长的缝里接出来，钟摆头上是一只珐琅质翅膀的小蜜蜂，蜜蜂便在花坛上永不停息地飞来飞去。

钟面是彩瓷的，镶在蜂窝的侧面。

钟敲十一点。男爵吻过女儿，抽身回自己房里去了。

雅娜也躺到床上，虽说颇不情愿。

她最后扫了一眼她的卧房，熄灭蜡烛。她那张床一头顶着墙壁，左边有一扇窗，月光如水从窗口倾泻进来，使地上如清泉流淌。

柔和的月光又反射到墙上，轻轻抚慰着皮拉姆斯和西斯贝这一对木然不动的情人。

雅娜在隔着脚头的另一扇窗望见一棵大树，通身上下沐浴着柔和的清辉。她侧过身去，闭上双眼，过了一会儿又把眼睛睁开了。

她仿佛觉得自己还在颠簸的马车里摇晃着，耳畔响着车轮滚动的声音。起初她忍住不动，希望这般歇息下来，最后能使她入眠，可心里的焦躁很快便蔓延全身。

她两腿出现抽动，身上越来越燥热。于是她下了床，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身上的长睡衣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幽灵，她踩过泼在地板上的那一汪月光，打开窗子，凭窗眺望。

夜色明朗，望出去一如白昼般清晰。少女辨认着她幼时所喜爱的这山水草木。

她先是认出了眼前的大块草坪，它在月光下黄灿灿的像块奶油。城堡正面挺立着两棵大树，北边的那棵是梧桐树，南